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

空五

武林道士 稽 伯孝等

徐無鬼第六

齒缺過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

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指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食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猶一規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唯外乎賢者知之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悅也自以為足矣而未始有物也是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彘是也擇疏鼠自以為廣官大困塗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羊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也舜有禮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

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深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眾至眾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場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衆知於魚得計於羊素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

郭註仁者爭尚之原仁義既行將偽以為之其跡可見則夫貪者將假斯器以獲其志若仁義各出其情則其斷制不止乎一人規割也萬物萬形而以一劑割之則傷也唯外賢則不傷矣意盡形教豈知我之獨化於玄冥之境哉非夫道變邈世之才而偷安一時之利者皆豕彘也聖人之形不異凡人故耳目之用衰而精神常全若少而未成及長而衰則聖人之聖知不崇朝可乎衆自至耳非好而致之明舜之所以有天下蓋出於不得已豈比而利之於民則蒙澤於舜則形勞蟻魚羊三者未能

無其耳目心意故未能去繩而自平絕迹而玄會也

呂註舜為之事吾知之矣則是假夫禽貪者器也謂之仁義不免於有知有知則隔於形器非天下所同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猶一規而已非輔物之自然曲成而不遺者也所謂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而其末存乎千世之後是已以暖為是不知天下有至足以姝為是不知天下有至美故學一先生之言自以為足而不知未始有物者名之也濡則不去需則有待安於卑行而不知禍故以豕彘名之收卷婁攬不藏其體使天下慕而歸已故以舜名之由夫學一先生之言而不知未始有物故為利則濡需為害則卷婁以舜之迹言之天下於我何加適足勞形而已故以卷婁言之衆至而歸之雖如堯舜乃神人之所惡故不與之比則彼不利而至矣此真人之所以無甚親疎抱德場和以順天下而已天下悅而歸之舜亦悅而順之舜

視天下猶弊履而其所以為弊者視舜猶
 塵垢秕糠耳非神與真而何蟻以知而多
 事魚以深而全生羊以意而多狼以目視
 目則見見者得矣以耳聽耳則聞聞者得
 矣以心復心則知知者得矣夫知與意則
 藏身於深渺之間而得所謂見見聞聞知
 知者則無所往而不平輔物自然而無為
 矣此所以復其真之道也
 疑獨註法始於伏羲而治成於堯堯者仁
 人之迹所由起也愛以親之則民聚利以
 和之則民至學以崇之則民勸致其所不
 欲則民散於是世之棄仁義者少利仁義
 者眾以其殉名逐跡離性入偽欲行仁義
 而不出於誠世之貪如禽獸者將假斯器
 以為穿窬之資舉世皆竊仁義之名以為
 盜於天下後必有人與人相食者矣且以
 一人標仁義之權斷制以利天下猶暫視
 而欲周乎四海本欲利之而不知其害天
 下也賢人有仁義之名者唯外乎賢者知
 之與老子不尚賢義同暖自温媮自美濡

者潤需者待卷自屈妻自欽此製名以鄙
 當時之俗夫學一先生之言者泥陳迹而
 昧聖道以温媮媮美自悅未知夫道在無
 物之初也奎形象蹄身之曲處乳開股脚
 温媮之所品賴不存濡潤需待以為安利
 而不知屠者一至與水俱焦喻世人未能
 出乎境域而有所待者皆不免禍患故曰
 域進域退自非邈世之才而偷安一時之
 利皆濡需者也夫舜受命於天其真在內
 而不發緒餘土苴則為百姓之所悅慕三
 徙以避堯之子而民自從之童土無草木
 之地舜勞苦於天下不得休息此所謂卷
 妻者也是三者皆非道之真故神人惡眾
 至雖至亦不私比之無親無踈抱德煬和
 以順天下此所謂真也蟻之知小魚之計
 深羊之意根聖人去其小知得其深計棄
 其根意目視目欲其自見耳聽耳欲其自
 聞心復心欲其自知若此則其平也繩其
 變也循循言其猶未能絕迹而獨立也
 碧虛註暖柔媮好自悅也濡潤需頃偷安

也卷妻牽拘不伸貌喻曲士膚淺偏執自
 足而不知大方之家以窮理盡性為未始
 有物也苟尸素而濡潤曰域進不需頃而
 禍及曰域退惡來順肘而同誅亦何異於
 豕豨聖人芻狗萬物無寄託之迹迹民之
 歸也如蟻慕羶故其所至一年而成市二
 年而成邑三年而成都鄧墟邑名童土無
 草木堯舉舜自代冀天下蒙澤舜功成年
 老而不得休閑仁義之種所致也功成則
 眾至而親譽之親譽久則不比至於畏之
 侮之則不利矣唯能無所親踈而外乎賢
 者則民不歸慕於蟻棄知也相忘江湖於
 魚得計也恬淡無為悅然德化民知有君
 而無慕羶之聚於羊棄意也收視反聽灰
 滅其心率意而平自中繩墨應物趨變無
 不循理也
 虞齋曰義暖媮淺見自喜以譏學者不知
 未始有物之妙濡滯而有所待貪著名利
 之人奎蹄曲隈群豨居之自以為安不知
 其不足恃也域喻囿心於富貴卷妻偃僅

自苦貌言脩德之人自以為名人皆歸之
 反以為苦終身不得休息借此以諷有為
 之君抱德煬和養其德而不露蟻至微而
 未能盡無知羊至愚而未能盡無意真人
 則無知無意矣魚之在水自得真人為計
 亦然水喻造物魚喻其身真人之心耳目
 皆與人同但無心而用之故目視目耳聽
 耳心復心也繩則自然之平變則循之順
 其動也

蓋缺許由皆能貴其真以治身而無以
 天下為者也觀其所論亦非拙於治庖
 者顧樽俎之不可越遊方內外有勞逸
 之分耳夫仁義五常之首不可輕嘗但
 後世行之不至者往往認跡為履愈失
 其真既難性而任情則仁義不出於安
 行利心存予中不免繼以偽似之而非
 是誠足以害道故老莊氏運厚復本之
 學皆辭而闕之若夫至仁大義涵天育
 物配道德以立人極者又何闕之有仁
 義至於克己為淺薄許由恐其為天下

笑蓋察影而知形所以欲逃去之而免
 乎後患也凡治天下當無為而自化儻
 孜孜焉欲有以愛利之力有不及不允
 繼之以偽偽出而患害橫生矣為人所
 者信能以百姓之心為心雖不行仁義
 而與之暗合不然則譬夫禽食之人而
 假之罾弋網羅之器其害物也澁甚是
 以一人之斷制欲以利天下猶於瞥見
 之頃求盡天下萬物之情徒知尚賢之
 為利不知其為後世害也唯外乎賢者
 知之必超出一頭地然後能識破也後
 叙煖姝卷要儒需以證前義條衍頗詳
 諸解備悉神人惡眾至連下二句言民
 之歸堯堯之舉舜而眾心悅服皆理之
 自然非比而利之故無親無疎而以德
 順天下此真人以其緒餘應世之驗也
 蟻魚羊三語為辯有體行而發立言甚
 奇當先蟻次羊後結以魚不為體之所
 化蟻素知也不著體行以動人羊棄意
 也如是則上下各安其分無慕聖尚賢

之迹猶魚不厭際而相忘於江湖豈非
 得計哉夫然後以目視目而不眩於色
 以耳聽耳而不惑於聲以心復心而不
 役於知則天下之目可一耳可同心可
 盡矣故其手如繩為天下法其應事變
 一循理之自然無利物之私無忤物之
 患何憂乎天下之不自化而有心為治
 以治之耶眾人以名利為域眾為以豕
 身為域進退猶成敗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